

店员常常温和地提醒我别误了车,我看到老先生透过眼镜的关切的眼神,就觉得很温暖。

街上的书店

要说街上的书店,得先说说街。我对街的第一印象是关于好吃的,街上有大饼油条糖麻花,还有鲜香的馄饨和油滋滋的锅贴子。注意到街上有书店,是在我稍长大一些时,这是我见识上的一大飞跃。

对书店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初始印象是关于画画,也就是年画。农历年底,大人要上街办年货,也会到书店买些年画。有了年画,三间茅草屋就亮堂了许多。我跟着上街的本意是蹭吃蹭喝,吃喝之余跟着走进了书店,这无疑是我人生中一次极重要的“走进”。那些年画在我心中播下了关于文学与艺术的第一颗种子。画上有山水风景和花鸟虫鱼,也有历史故事和文学人物。这些年画促成了我与文艺的初次碰撞,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从此再没忘掉你容颜。

第二阶段是关于画书,就是小人书。街上有好多画书摊子,在街边,在巷子口,最有吸引力的当然是书店,玻璃柜台里有崭新的画书摆在那里,油墨飘香,引多少孩童竞折腰,可惜腰里无铜,不能充雄,很少有钱买新的。为看小画书而逛书店,那时未曾想到以后会正儿八经地到书店来买书,买正儿八经的书。

我何时在书店买书,已经想不起来了。现在有案可稽的最早记忆是1981年,上初二,花了三毛七分钱买了本《唐诗一百首》,扉页上用纯蓝墨水字迹标注了购书的时间与地点。此书装帧简洁,白皮书一样的封面上印了“唐诗一百首”五个宋体字。虽然是本小册子,但出身尊贵,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封面有篆文标识。多年后学习了一些图书版本知识,方知其分量。这是我较早的“个人藏书”,还特意打上了姓名印章,我自己刻的,刻在一大块擦字橡皮上,这大约也是我“艺术天赋”的最早流露。

上了初中以后,逛书店的意识日渐增强,只要有时间上街,总要到书店流连一番,也视“财力”情况添一些新书。较有意思的是买过一本《新华词典》,我曾在多个语境中提及这一细节,这是我求学阶段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也是很自豪的一件事。1982年8月底接到考上县中的消息后,家里给我五块钱,让我去买个热水瓶,到了镇上,我没能抵御住书店的诱惑,买了本《新华词典》(不是《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的版本,花了三块八毛钱。这本词典陪伴了我高中和大学的学习,直到如今还在我的书架上。

那时的书店尚未开架售书,店堂有柜台,靠墙是书架,店员站在柜台与书架之间照应生意,这就叫“掌柜”吧。买书的顾客只能站在柜台外侧,看柜台里及书架上陈列的书,看中哪一本,就请店员拿来看看,但不可以长时间翻阅把玩。来书店多了,店员可能看我比较好学吧,对我总是很温和,尤其是得知我考上县中了,对我很友好,答应我翻这本书,看那本书,不厌其烦。我就在书店获得了优待,相当于免费阅读了。可惜我的时间很紧张,周末放学后搭车三十里回到街上时,书店一般已经下班了,我只能在路灯光里看看书店的样子,然后步行十里路回家。我心里惦记着书店,星期天一吃过午饭就收拾包袱返校,这样就可以在书店多待一会,算好时间赶在晚饭前回校即可。

店员常常温和地提醒我别误了车,我看到老先生透过眼镜的关切的眼神,就觉得很温暖。慢慢地我知道了这位上了年纪的店员就是经理,姓王,本街人,在这书店工作了数十年。王经理清瘦,儒雅,轻声慢语,笑意暖人。

要到江南读大学之前,我专门到书店跟王老师打了招呼,他很高兴,送我一本《杜甫诗选注》,人文版,萧涤非选注本。那个暑假的好些早晨和黄昏,我坐在乡村一条大河边大声读杜诗的情形,从不用刻意回想,却是经常脑海里回放。

书店是城市的名片,是城市的精神高地。

吾乡书店就坐落于街镇的中心,从两间平房到二层小楼,它和电影院、邮电局、百货商店一样,是这条老街的大门面,更是大脸面。我后来从事教育工作,便有机会与新华书店打更多的交道,我进一步了解到,吾乡小镇的书店还有个门面上看不出来身份,它是吾县东南片数个乡镇的教材发行点,原来我们从小念的书就是从这里发送出来的。知道了这一点,我对街上的书店更是刮目相看。书店只是个小小的门市,却是一座高高的灯塔,照亮了很多人前行的路。

我在前行的路上见识了更多更大的书店,可是只要有机会,我还是要走进老街上的书店,它是我的精神原乡。

后来又听闻老街改造翻新,我很关心那座小楼,特意找老同学打听。近来又专门到老街看看,小楼犹在,只是正在修葺中的样子有些冷清。我不知建成后会作如何安排,我是希望还能开家书店,更祝愿焕然一新的书店能门庭若市,在这里,人们与书结缘,濡染些书香,寻觅些梦想。

我在想,小文的标题甚好,街上的书店。不但街上要有书店,乡村也要有书店,书香飘逸,美丽城乡。我甚至还在想,如果职业有得重选,我愿开一家书店,一边卖书一边读书。

滩涂的芦花

从春天吹进冬天
滩涂 风的苦涩
让芦苇学会坚韧

盐蒿火红了记忆
天空那一片片纯白
经受不了诱惑
不小心跌落湿地
白芦花呀
长成有根的云朵

海咆哮着
在苇滩上止步
丹顶鹤和鹭鸟们
从此守着温暖的家
低低窃窃 长歌短吟

大雪过后 芦花
一夜白头的母亲
放下太多的不舍
轻轻摇一摇头
夕阳下 烟火升起
别离的姿势
充满了温柔
舍弃真的很难
风的唇边 那一朵朵
撑着小伞的孩子们
来不及读懂愁绪
便在阳光下透着
精灵般飞旋飘散
尽情绽放

浅水处 沟河边 湿地间
或驻足停留
或扶风远游
他们的心思在远方

一支竹篙行走在
芦花的波浪里
激起一片野鸭的翅膀
箭一般的游子
射向天涯的另一端
天高地阔

一群鹤掠过长空
海边的老屋 母亲
那满头的白芦花
站成弯腰的芦苇
铺白游子归乡的路

串场河遐想

亦悲亦喜,亦欢亦歌
在串场河的腹部
每日感受着幽闪季节的水纹
吸氧于阡陌纵横的日日夜夜
心里光滑着犀利的水痕
默视毗邻而居的大运河

谁还可抖落一些运盐的记忆
那些鼓帆、舟楫、粗瓷盛放的
汉赋清韵
那些地道的江淮浓重的口音
在码头的一种顾盼如年之熬

躬身之影,印在魂影里淡黄
堤坝上黝黑但不失羞赧的脸庞
尤比细叶芒草挑着的几滴露珠
好看。梅一般传神,微澜着的静
流动的意识,唯有时间和耐心

串场河是否倒伏过菱藤与荷叶
只是串场河的闪念从未倒伏过
它是那样的清澈板直着脊背
在时间里虚晃了几代人一刻未止

我走过去,蹲在老树根边上,摩挲着它的创口。几只鸟儿在对岸的树丛中盘旋、鸣叫,似在寻找自己的家园。面前的小河水依旧静默无声,缓缓流淌。

怀念一棵树

初春的时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蓝天白云,静静的小河,两岸是澄黄的油菜花、葳蕤的绿树,远处依稀可见一座小水闸……这一切,都是为了衬托它,那棵嫩叶初舒、婆娑兀立的大榆树。

几乎每天清晨,我都要从它的身边走过。有时候,会驻足凝视一刻,向它和枝干上的鸟巢行个注目礼;有时候,注意力被黄的菜花、红的桃花吸引了去,忘了它的存在。它立在风中,不羞也不恼,窸窸窣窣地迎送。

据我目测,这棵榆树应该有四五十年的树龄了。这四五十年,沧海桑田,陵谷变迁,它应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仿佛一个长者,慈霭地瞅着后生们戴帽脱靴,出将入相。

偶尔,它会通过舞蝶飞鸟、急雨狂风,和五十米外的老伙计遥相呼应。那老伙计默默地立在皮岔河畔,也是一副宠辱不惊的长者模样。

我满心以为,红花绿树,大河小溪,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天地万物和谐共生,人类诗意地栖居其中。

深秋时分,我外出了一个星期,回来后的次日清晨,照例信马由缰地漫步在熟悉的路径上。刚踏上小桥头,感觉眼前的世界空出了一个大窟窿,及至看到那根树桩,如一个巨大的伤疤默对苍穹,顿时血脉偾张。是谁,是谁,竟然砍伐了这棵老榆树?

我走过去,蹲在老树根边上,摩挲着它的创口。几只鸟儿在对岸的树丛中盘旋、鸣叫,似在寻找自己的家园。面前的小河水依旧静默无声,缓缓流淌。

印度加尔各答农业大学一位教授曾对一棵树的身价专门进行了估算。一棵长了50年的大树,其生态价值,每年生产氧气的价值约为31250美元,减轻空气污染的价值约为62500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及增加土壤肥力所产生的价值约为68750美元,保护涵养水源价值约为37500美元,为鸟类及其他动物提供栖息环境价值约为31250美元,创造动物蛋白的价值约2500美元……

它的种子,可以种出一片绿荫;它的荫凉,可以带给几代人清爽的时光,美好的记忆;它的秀姿,可以入画,入诗;或许,洪水袭来的时候,它还能拯救许多生灵……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如果没有森林,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如果没有森林,人类将无法生存……

如此,一棵树的价值能计算出来吗?

时已进入冬季,我心中的痛,一直在绵延。特别是每天清晨,路过那截树桩身旁的时候,我不忍直视。

李渔曾说:“木即不堪为栋为梁,然欲刈而薪之,则人有不忍于心者矣。”何况面对的是一棵大树,与这儿的乡邻们结伴了几十年的时光了呢?

我知道,余生,将在对一棵树的怀念中度过。

诗
路
花
雨

射
阳
夏
元
祥

灯
下
漫
笔

市
区
汤
昌
军

此
时
情

大
丰
韦
江
荷